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
潍坊晚报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石凤华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王明才

福建行（上）

□高玉宝

正月，驱车去了一趟福建泉州，在那里住了几天。
一路上，黄山、武夷山、戴云山都大得让人喘不动气，许多沉重的东西压着你。我说，氧气太足了，醉氧。
回程是下午了，还没出福建天就黑透了，找地方吃饭，走了近五十公里，没看到一家可以吃饭的地方。汽车在山路上七转八转，身边就是万丈深渊，河水哗哗流着，下车活动一下，路边一座孤零零的小楼，只一间装了窗子，其他都黑着，窗框、门框都没有装。唯一的窗子射出一丝枯黄的灯光，黑色的大山在楼后衬得小楼瘦弱可怜。天空飘着细雨，车灯照亮雨丝，小楼的灯光照亮小阳台上晒着的小孩衣服，风吹动着这些可爱的小衣服，不知它的小主人如何在这样黑漆漆的山里生活。通向这栋小楼的路是一段小小的上坡，坡两边种了一些梅菜和油菜，油菜已开花，小楼墙边的梅花也开了。

继续赶路，小车在大山的黑影下前行，雨刮擦得玻璃“咻咻”响。转过一座山，下坡，终于发现了一家路边店。是家夫妻店，女的身材高大，男的也强壮。要了鱼头汤、炒油皮、两个馒头。我们进屋坐了，发现一个小男孩正趴在桌子上看电视，问他多大了，他有些腼腆，流着鼻涕——看上去有十几岁了。他扭扭捏捏地告诉我，他十二岁，上四年级。我问他晚上几点睡觉，他说一般十一点以后，因为家里开店。他家不住店里，住在下面的村子里。他小手指向山下的某处，我知道不过就是亮着一盏灯的小楼，在高耸入云的大山脚下。

这时，他爸将做好的鱼头汤端来了，也许是因为太烫了，他飞快地将碗墩在我们面前——也可以说是扔到我们面前，碗里的汤洒了出来。同伴刚要发怒，我忙制止了。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饭店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
鱼头汤鲜美得不行，山泉水养大的鱼，山泉水炖的汤，既陌生又苍茫，让人想哭。忽然，夫妻俩大吵起来，他们在吼小男孩，声音大得出奇，像是马上就要打孩子。男孩快哭了，直往门口躲。原来，孩子想吃几个橘子，男人指着门后堆着的一些橘子说，朋友放在这里代卖的，收了好几万斤，大家帮着卖点，孩子不懂事，非要吃，吃了咋向人家交待。我问店主多少钱一袋，他说十块钱。我说，给我装两袋吧。他很高兴，直感谢。

油皮上来，我吃了一口，忽然感到难以下咽，起身算账，一共七十二块，加上橘子。

想起从高密出发那天，天还未亮，出城向

南，去一家包子铺吃早饭。我以前常和同学一起去吃，多是因为钓鱼，起得早，一人两个包子、一碗豆腐脑，吃完再带上几个作为中午饭——我们有时钓一天鱼，中午就在河边凑合吃点。这家包子铺的包子味道好，有芸豆肉和白菜肉的，都是肉丁，切得四四方方，而且汤水正好；素包子是豆腐粉条的，也好吃。女主人很利落，小个子，一脸的笑，让人觉得温暖。男主人有点憨厚，健谈，自说自话，不管你愿不愿听——他有时坐在我们对面，也吃他们自己包的包子，一边吃一边和我们聊东聊西。去的次数多了，他认得我们了，更显热情，熟人一样。如果我单独去钓鱼，男主人总是不忘问问我同学咋没来。

这天他家的包子铺挺忙，店主的儿子也在帮忙，收钱、擦桌子，手脚也利落。想起前些年店主说他孩子还在读中专，看来如今是毕业了。

吃过包子，天色大亮。一路向南，过了日照就是江苏，顺着连云港赣榆的海岸线前行，没怎么觉得稀奇，见了海，也没啥激动的。如果换了孩子们，也许高兴坏了。过连云港，进入灌云县就已经中午，在一个叫仲集的村子吃午饭，淮南牛肉汤——我们那里也好多这个品牌店，说不上好吃不好吃，就是一顿饭，以为到了淮河流域了，这里的牛肉汤会好点，结果一如既往，咸，啥味道也没有。路边一位阿姨向我讲着什么，我连忙道歉，说我一言也不懂。她却不在乎，一直跟我说着什么。

到了福建的第二天中午，去朋友家吃饭，他姐姐做了四个菜：炒笋干、卤猪脚、老鸭汤、鲜梅菜，都好吃。晚上依然，还是这四个菜，大家也不客套，依然埋头便吃。吃过饭，主人擦了桌子，拿出一瓶茅台酒，说，喝两杯——在山东是先喝酒再吃饭，到了这里，先吃饭，再喝酒。好玩。我连忙摆手，说，要喝也不能喝这酒，要喝点本地酒。主人很受难为，说不好喝，怕我喝不习惯，只有他们本地人愿意喝。其实，在他们身后，我早看到了那一大罐子酸梅酒，颜色暗红，梅子暗红。朋友吃过饭要开车出去办事，不能喝酒。主人的姐姐倒是来了兴致，说来，我陪你们喝几杯。说完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起来。

倒酒。酒是自酿的，清香扑鼻，酸中带着点酒的清冽，进了肚子热气腾腾，主人的姐姐只喝下一杯，脸就红了，这里的山水养育了这里的人，面皮细嫩，非我们山东人能比。一口气连喝几杯，我也上头了，脸上发烧，飘飘然。得知，尽管是米酒，也是高粱酿的，劲头不小。

赶紧，起身告辞，回房间后蒙头即睡，一夜无梦。

渐行渐远的老行当

□崔炳信

长腔、异常响亮的吆喝，自然就把剪子、菜刀钝了的村民喊了出来。最常见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爷，在街头巷尾找块空地停下来，放下肩头的长条凳，就跟村里人聊起家长里短来。有人拿着剪子、菜刀来了，他便整理好长凳上的磨石，在磨石上淋上水，然后“哗哗”地磨起来，一下一下，不是十分用力，但很认真。老人每干一次活儿，只收一毛钱或者干脆免费，“都乡里乡亲的，下次再说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印象里磨刀人那游刃有余的动作、苍老的背影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总带着沧桑的诗意。

还有一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，就是剃头匠。记忆中的剃头匠，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。找一处或避风向阳或有树遮阴的地方，六七个人一字排开，燃旺炉中火等待理发人的到来。剃头匠的挑子是有讲究的，一头放的是理发者落座的小凳以及理发工具之类；另一头是盆架，底下是烧热水的小炉子，俗话说说的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应是由此而来吧。在盆架一旁往往还要立一小杆，挂有自己的招牌和长长的荡片，理发过程中发现剃刀不快了，在荡片上来回蹭几下。当客人被围上白色披布，接下来就是享受的过程了，剃头匠理发收尾处，还要对头、颈、肩等部位来一番恰到好处的按摩，直到客人满意为止。眼下更上档次的美发店遍布大街小巷，早先的剃头匠已极少见了。

说到剃头匠，顺便说一下绞脸。绞脸也叫“开脸”，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术，也是女孩子的成人礼。多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操作，用结实的丝线，一端咬在嘴里，另一端绕在手指上，两只手下翻飞，一会儿工夫，就把脸上的汗毛全部绞光了。开过脸的姑娘，会变得白暂美丽，容光焕发。

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，那些记忆里的符号，许多都消失在光阴里。比如，走街串巷铜锅、铜碗、铜瓷器的箍炉子，总让孩子们簇拥欢呼的吹糖人的手艺人，还有打铁师傅的铁匠铺子……

时光不老，但传统的行当会“老”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老行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却给几代人留下了温馨的心灵烙印。



跟朋友聊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，唏嘘之余，不免又细数起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村老行当……

童年时，孩子们凑在一块挖野菜、捉迷藏、上墙、爬树，常常玩得不亦乐乎。这时，倘若听到一阵拨浪鼓的声响，大家定会放下一切，欢呼雀跃着蜂拥而去——货郎进村了！只见货郎摇着拨浪鼓，高声吆喝着：“破麻袋，漏风鞋，头发辫子拿出来……”他推着独轮车，上面固定着用铁丝编成的货筐，里面陈列着乡村女人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针头线脑，大姑娘、小媳妇梳洗妆扮用的小镜子、红头绳、香胰子和雪花膏。当然，最牵动孩子们视线的是筐内的各种新奇玩具，塑料小手枪、弹弓、铁哨子、泥猴子以及让每个孩子都垂涎三尺的爆米花、彩糖丸……

那时候没有零花钱，为了购物，孩子们也学会了“过日子”——头发辫子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长出来的，孩子们开始搜罗废塑料、破纸片，夏天收集蝉儿蜕下的壳送到村诊所，秋天把洁净的玉米皮拿到编织厂，换回一点“私房钱”。等货郎再来时，孩子们就可以换玩具，买上零食大快朵颐了。

“磨剪子来戥菜刀——”又是一声拖着